

李亚东 著

人祖伏羲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中國古代文明断想
新東京

上卷之三

李亞東
著

人祖
伏羲

中原农民出版社

(上卷之三)

(豫)新登字 07 号

人 祖 伏 羲

(中国古代神话系列小说上卷之三)

李亚东 著

责任编辑 韩光玉 吴丹青

责任校对 童苏平

版式设计 王文雅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省卫生厅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2.375 印张 280 千字

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000 册 定价 35 元(全套)

ISBN7—80538—247—6/I · 102

内 容 提 要

伏羲是人还是神？我们中华民族为什么尊他为始祖？作为人祖他为我们中华民族创立了哪些业绩？他一生有哪些事迹使我们中华民族赞颂不已？若要知晓这些问题，请您一读本书。

该书以离奇的情节，生动的语言，浪漫的笔法，叙写了伏羲不平凡的一生，叙写了他所以被我们中华民族尊为人祖的伟大业绩，并细致描述了伏羲时代人们的生活风俗场景。读来顿生身历其境之感触，并漫生无尽思古之幽情。

目 录

| | | |
|----|------|---------|
| 一 | 勇赴雷泽 | (1) |
| 二 | 凡女妊娠 | (14) |
| 三 | 智伏雷神 | (27) |
| 四 | 怪胎惊人 | (42) |
| 五 | 伏羲得名 | (56) |
| 六 | 母子受难 | (68) |
| 七 | 族人断肠 | (78) |
| 八 | 计胜雷神 | (90) |
| 九 | 兄妹遇难 | (100) |
| 十 | 白龟救助 | (111) |
| 十一 | 苦海九重 | (122) |
| 十二 | 白龟施善 | (135) |
| 十三 | 玉帝临凡 | (148) |
| 十四 | 兄妹成婚 | (161) |
| 十五 | 途造凡人 | (174) |
| 十六 | 李生儿女 | (187) |
| 十七 | 夫妻成制 | (200) |
| 十八 | 逃开黄河 | (211) |
| 十九 | 朱雀钟情 | (224) |

| | | |
|--------|------|-------|
| 二十 | 巧遇句芒 | (237) |
| 二一 | 伏羲斥逆 | (251) |
| 二二 | 咸鸟出逃 | (263) |
| 二三 | 伏羲败绩 | (275) |
| 二四 | 教民庖牺 | (288) |
| 二五 | 宓妃言情 | (301) |
| 二六 | 句芒亡身 | (313) |
| 二七 | 宓妃溺水 | (326) |
| 二八 | 妙悟八卦 | (339) |
| 二九 | 诛除朱雀 | (353) |
| 三十 | 伏羲成神 | (367) |
| 参考资料集萃 | | (382) |

一 勇赴雷泽

造人补天的女娲娘娘歿后，时间转瞬过去数千百载。这期间，凡人虽然遇到了千般苦难万种艰辛，但由于女娲娘娘除尽了恶神，补牢了高天，留下了自强不息力排万难的宝贵精神，众凡人学着女娲娘娘的样子战苦难斗艰辛，硬是历尽千般苦磨过万种难，顽强地生息艰难地繁衍开来，成了凡间世界的主宰，实现了女娲娘娘生前为寂寥凡界增添热闹的美好夙愿。

在这数千百载过后之时，主宰偌大凡界的凡人生活虽然依旧原始至极，但比起女娲灾难频繁的时代，实可谓静谧安然幸福十分。他们以母为氏结成氏族，氏族中人共同生活在一起。老幼相帮，危难互扶，随着食物丰歉和气候冷暖结伍迁徙。饥饿之时，他们为充饥腹或猎兽捕鱼，或采果撷栗；食饱之时，他们闲暇无事或摘花戏蝶，或攀援涉水，或观景散游。真个是大家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有苦同受；男女老幼皆为大伙，个个不生私有之心。

在这众多的幸福氏族之中，有一个自称华胥氏的氏族。华胥氏族男女老幼参差，人逾千口之数。他们以年逾古稀的华胥氏老族母为首领，与周围数十里内数十个大小氏族中人和睦相处，长期游居在气候四季如春食物丰富充盈的雷泽东岸。

雷泽是当时有名的陆上大海，位处凡间大地腹心，广袤无际。

泽中绿水湛蓝，碧如锦缎；远接高天，水天合一。水中生活着鱼鳖虾蟹众水族兄弟，为泽畔凡人提供着丰富的鱼类食粮。水面遨游着鸭鹅雁鹤众鸟族姐妹，为泽畔凡人提供着丰富的肉类和蛋食。更有千种水草如莲藕香蓼，不仅用绿的叶红的花装点着广阔的水面，而且向泽畔凡人奉献着鲜美的果食。雷泽是白龟老神的居地，白龟老神心地朴诚，慈善正义，爱救凡间急难，好施扶弱义举。游居在雷泽周围的凡人都十分崇敬他，视无际的浩瀚雷泽为游居赏玩乐园，华胥氏族人因而长期游居在此不愿离去。

华胥氏族人择居的雷泽东岸那片土地更加美好十分，它是从泽岸向东延伸四五十里之遥的一片开阔平川，平川尽处是一座座连绵起伏的不大山峦。平川之上，森林茂密，野草葳蕤；川平地阔，临泽靠山。连绵山峦，不低不高，姿态各异；树木覆盖，俯视平川，遥见泽面。有山有水有川，四季花团锦簇，终年果粟不断。华胥氏族人游居在这里，外无别个侵扰，内无因私争斗。饥时食物充盈，没有冷热之虞。饱食之后无所事事，便游山峦，越平川，戏雷泽。日子过得安然静谧，人人幸福无限！

华胥氏族人就这样一代接一代，老族母换过一个又一个，也不知道度过了几数百年，全都这样安然静谧地幸福生活着。因此在华胥氏一代接一代众多族人的头脑记忆里，有的只是幸福安然的日子，无的则是苦难险恶的岁月。为此他们全都认为，美妙的凡界永远都应该这样美好，凡人的日子永远都应该这样幸福安泰。也就是说无垠的高天永远都应该这样碧蓝如洗，温暖的太阳永远都应该这样火红鲜艳，天气永远都应该这样风和日丽，气候永远都应该这样春光明媚春天永驻，东面的连绵群山永远都应该那样美妙可人，泽畔的平川永远都应该这样万花斗艳果粟盈原，雷泽之水永远都应该平如镜蓝如天，泽中的白龟老神永远都是他们的

不倒靠山；他们凡人，就应该永远过这样幸福安然的日子，享受大自然的美好奉献，一代接一代，永远，永远……

然而就在这时，华胥氏族人记忆中没有也想象不到会有的苦难险恶日子，却骤然降临到了他们族人身上。这日，本来天碧气暖，阳光明艳，华胥氏族人千数成员饱食之后，正在泽边无忧无虑地尽情耍玩。突然，高蓝的天空被浓重的阴云遮盖严实，明媚的春光为阴森的昏暗取代净尽，刺骨的寒风随之袭来吹走了春日的暖融，接着乌云中传出了轰隆隆炸响的惊雷，甩出了一道道疾厉闪亮的怕人电鞭，随后倒海倾江般的大雨便泄到了他们头顶和身边。

这雨下得恶哟！东边的山峦，即刻咆哮着流淌下来了滚石拔树的湍急山洪。山洪挟带着滚动的巨石和拔掉的树木，高声啸叫着向泽中奔涌而去。那风刮得邪啊！它顿然在浩瀚的雷泽中扬起了滔天的巨澜，啸叫着向泽岸上飞撞而来。巨澜一下子便把正在泽边耍玩被大雨骤然浇懵了头脑的华胥氏族人，全都抛上了半空浪尖，然后随着浪尖从半空中摔下，又分别被摔向泽中和岸上平川。被巨澜摔入泽中的人们即刻全部身死，摔上巨石者即刻亡毙，摔上树木者不伤即残。老弱病残者经受不住如此折腾，更是即刻亡毙过半。华胥氏族人就这样转瞬间被弄得你东我西，五分四散。死的死了，活着的一个个惊怕得在风雨中惊啸哭喊。然而风则越刮越邪，雨越下越恶。越聚越多的泽水眨眼便溢上了四处平川，并随着迅疾淹没了平川东边的小山山脚。

未被泽水恶浪撞死侥幸存活下来的数百华胥氏族人，惊怕之余目睹此景不敢怠慢，急忙奋力拚搏集向老族母身边，护住老族母顶风斗浪，逃上了一座山峦。老族母逃上山峦即刻哭求白龟老神快救他们，但白龟老神却一反常态一直隐而不现。狂风因而仍

是一个劲地刮，骤雨仍是一口气地下，直下得泽中之水淹没了华胥氏族人站立的山峦。如此整整一百八十个月过去，华胥氏族人正怕骤雨再下水再涨高他们无处躲身，恶风邪雨方才停止了刮下，消散了漫天的阴云，露出了蓝天的脸面。

天晴雨止了，华胥氏族人虽然因此脱出了丧身水中之厄，但他们心中却不能因此轻松高兴起来。因为，他们在此之前已经断食数月了。风刮雨下泽水暴涨，山上原先的成果熟粟尽被狂风刮落水中被水冲去，随后风刮不止雨下不停树草花开不成果结不出，再后便尽被泽水淹没，华胥氏族人哪里还有吃食！没有果粟可吃，他们便从水中挖草根吃食维系生命。但就在如此没有吃食的同时，其它灾祸也随着向他们袭来。比如由于没有吃食人体虚弱至极，再加上天冻雨淋心中惊怕，不少人生病不愈，更令他们无法高兴起来。

如此不能使华胥氏族人高兴起来也还罢了，更有那太阳露脸之后仿佛与过去变了模样，阳光热得如火一样在雷泽周围燃烧，即刻间便烧得无垠的水面如同沸腾了一般，升腾起了滚滚热气；烧得华胥氏族人脚下的山石，热得无法立脚；身上则热得象着了火一样难以忍受。随着太阳的如此狂烈烧烤，淹没平川小山的淫水迅速下降。被水淹没水退之后露出面来的千树百草，被如此烈日晒得全都即刻干枯而死。由此使得出水的山变成了荒山，出水的川变成了一片白地。华胥氏族人不仅要忍受这酷热的煎熬，而且仍然是没有吃食，再也寻觅不到了先前那安然幸福的美好日子。

如此转眼两个月时光过去，华胥氏族人又有近百人在酷热病饿中死去。此间虽然淫水消去回复了先前雷泽的模样，但太阳却依旧酷热无比不见有恢复先前模样的端倪。老族母急了，她先后派出数批百余人在泽岸前去寻找白龟老神，以问明原委求他救

助。但派出之人去了一批又一批，却全都无音无息有去无回。

华胥氏族人在不解中害怕了，纷纷猜测一定是雷泽之中出了事儿，白龟老神失去了除灾之力。猜测议论之中，便有一个族人开口讲说，他在大雨刚下之初逃难之时，仰头举目看见天上浓云之中，有一个人头龙身的巨大怪物，怒目环睁咧着大嘴，一手举棰怒击雷鼓，一手挥鞭狂甩电鞭，口中喋喋啸叫不已，吓得他即刻闭目低头没有敢再看下去。众人听闻这个族人如此讲说，全都更加惊怕猜测不已。

就在这时，老族母最后派出那批人中的一个，从遥远处疾急地奔跑了回来，边跑边喊道：“老族母，雷泽的原委我探到了！”正在惊怕猜测的众族人与老族母睹见此景闻听此言，忙高兴地一起迎了过去，不等那族人奔到面前，老族母便开口急问道：“孩儿，你寻到白龟老神了？！”那族人这时已跑到老族母面前，闻问即答道：“不，没有。”闻听此答，老族母顿然失望地脸色一沉道：“那你狂奔瞎喊个啥？！”

那族人闻听老族母错解了他刚才的话意，忙开口解释道：“老族母，孩儿此去虽然没有找见白龟老神，但白龟老神派出送信的小神，却恰好把信送给了孩儿。就在孩儿刚刚听完那小神的传信之时，邪恶的雷神便赶了过来。孩儿看见唯恐身死丢失此信，误了我族人与泽畔众凡人生命，拔腿就跑方才逃了回来。但可怜与孩儿一同前去男族人全被雷神杀死，女族人全被雷神掠去。”老族母闻听至此，心中虽然对遇难族人心疼万分，但她此刻也顾不得了心疼，而顿扫刚才的失望之情，即刻心急地询问道：“是什么信？快讲说清楚。”那族人便即刻从头讲说起来。

他说，白龟老神派来的小神送出信儿讲，半年前天上的雷神色胆包天调戏玉皇大帝的御女，玉皇大帝龙颜震怒即贬邪恶的雷

神下凡十年作为惩罚。雷神贬至凡间寻到雷泽，抢占白龟老神的宫殿作为雷府居地。白龟老神不允，他便把白龟老神拿住囚在了雷府之中。雷神身怀司风兴雨之能，生性邪恶，喜怒无常。喜时无所事事，怒起作恶万端。前番那一百八十天的风雨和今天如火的炎阳，皆为雷神逞恶所为；今后还不知道他会做出何种邪恶，给凡人造成怎样的灾难？！另外老族母先前派出的族人，男人皆被雷神打杀，女人皆被雷神掠去，所以全都有去无回。同时雷神还打杀了其他氏族众多男人，掠去众多女人囚在泽底雷府之中，供他肆意蹂躏。为此白龟老神身陷囹圄心中不忘泽畔凡人，在囚室中偷遣小神给我们送来了此信，让我们快离已成恶地的雷泽远走高飞，远避雷神免受更大灾难。

老族母与众族人闻听归来族人此报，方知事情果如他们猜测，是雷泽之中生出了如此恶变，才闹得昔日平静安然的雷泽如今水翻泽覆，邪恶万端。为此他们即对邪恶的雷神生出了万般仇恨，恨不得即刻前去除去此恶，夺回昔日平静的雷泽和好日子，救出被囚白龟老神和女族人，为死去男族人报仇雪恨！然而他们同时也对邪恶的雷神生出了千般恐惧，因为他们看到神通广大的白龟老神尚且不是对手被他拿住，他们这些凡胎肉体的凡人岂能对付得了雷神！为此他们不仅不敢前去诛除雷神，而且害怕雷神再施邪恶断了他们的性命。与此同时，他们也对白龟老神难中传信，不忘凡人崇敬万分；白龟老神遭此厄难，他们无力营救心痛万分！置身如此厄境，老族母无奈言道：“孩儿们，我们如今只有快遵白龟老神吩咐，远走高飞离此险地，以保我华胥氏族后人不绝！”说着，就欲引领众族人离去。

然而，就在老族母欲走的话音刚落之时，却听人群中骤然响起了一阵银铃般女子的叫声阻止道：“慢，女儿觉得老族母之言差

矣！我等岂能只顾自身安危远走高飞，留下被囚白龟老神和女族人于不顾！请老族母与众族人稍待一日，女儿决计即刻只身前去降伏邪恶的雷神，救出被囚白龟老神和女族人，并使邪恶的雷神永远不再作恶于凡间！如若女儿此行久去不归便是未能获胜，老族母再领众族人离去若何？”老族母听到这里，仅张口说出一个“你”，便望着口出此言的女子惊愣在了那里。众族人也都象老族母一样，用惊诧的目光望着那女子，愣在了那里。

他们当然全都被惊呆，因为平时老族母之言对于众族人来说，是当然的金科玉律神圣不可侵犯，任凭谁个也是不敢如此当众直言老族母之言有误的。可此刻在这关系到全族人生与死的节骨眼上，一个稚幼无知的小女子竟然如此不知深浅，直言老族母言辞有误，并要只身前去斗伏雷神，解救白龟老神和女族人，实在是令众族人惊煞了脸！众族人此刻全用惊疑的目光直视着那小女子，他们心中一方面都在讥亵这小女子不知天高地厚狂妄至极，一方面却也都觉得这小女子言说有理，他们不能只顾自己生抛下白龟老神和女族人于不救，小女子精神可敬行为崇高。

为此他们仿佛一时都不认识了这位站在他们之中的小姑娘，如同这姑娘骤然之间脱胎换骨被重铸了一般。因为这位名叫华胥的姑娘虽然早已是华胥氏族人中的一颗耀眼明珠，但使她成为明珠的原因，却并非她身怀顶天立地的神功奇能可以除恶伏邪，相反却是因为她长相娇美出众，头脑聪慧伶俐，言语甜蜜动人。因而氏族中人对她个个钟爱，特别是老族母更把她捧为掌上明珠备给优待，方才使她成了族人中的一颗耀眼明珠。华胥姑娘此时妙龄刚及二八，虽已出落成了一位人见人爱娇美动人的大姑娘，但在众族人心目中，其形象却仍然只是一位天真烂漫的小女孩，只会玩耍和接受爱护，只有可看的娇美，绝无如此成熟的思想见地，

更没有降伏邪恶雷神的本领。因而众族人都讥亵她此时不知天高地厚，又都敬羡她崇高的精神和行为，全都惊愣在了那里，特别是把她视为自己好耍的小鹦鹉的老族母。

然而，华胥姑娘言辞出口却不更改，出乎众族人预料地说话之前曾经深思熟虑，话语出口之后赴斗雷神营救白龟老神和女族人决不犹疑！就在众族人奇诧她被突然脱胎换骨重铸了之时，她更为出于众族人预料地一扫平日天真烂漫的稚幼之容，又开口摔出一阵银铃般脆亮铁打铜铸般坚毅的话语道：“我知道众族人不相信我，因为我在你们心目中只是一个只知戏耍的稚幼小女孩，一朵娇艳的可观可赏的鲜花。可是今天我要重铸我的形象，我要用斗伏雷神救出白龟老神和女族人的事实，来展现大家没有认识到的我华胥姑娘固有的另一面的峥嵘！老族母，女儿去了！”说着，她就要告辞众族人，奔赴雷泽伏恶救难而去。

惊愣的老族母目睹华胥姑娘就要奔赴雷泽而去，方才从惊愣中猛然清醒过来，不敢怠慢忙开口止之道：“慢。老娘我有话对女儿言说！”接着她认真劝说道：“女儿，邪恶的雷神是天上贬下的恶神，白龟老神尚且不是他的对手，族中前番所去之人皆为强壮男女，男人还尽被杀害女人尽被掠去。你一个娇弱女子，前去焉有斗伏雷神之理，不是白白前去陷身雷府吗！因此不是老娘疼爱女儿舍不得女儿前去，而实在是女儿前去无用，因而女儿去不得呀！”

众族人这时也全都清醒了过来，闻听老族母此言也即刻异口同声劝说道：“姑娘精神可嘉，老族母言说有理，姑娘就暂且收回这份心思吧！”刚才归来族人更是苦劝再三说：“姑娘实在去不得呀！刚才我亲眼看见，雷神不仅巨大而且邪恶无比，杀我男人就如猛虎扑食小鸡，数十人被他一扑皆死。因而我这族人中的强者

尚且不敢上前去斗那恶，见之逃奔了回来。”归来族人确实是族人中的最强壮者，加之他逃奔得早，又乘了雷神只顾杀掠众人而放过了他的时机，方才逃脱雷神奔了回来。

但是华胥姑娘此刻已经铁了心肠绝对不再听劝，闻听众族人此番劝言即又说道：“老族母和众族人还是看我娇弱无用，我华胥姑娘就正是要通过做到白龟老神没有做到的事情，族人中的强者没有做到的事情，来一展我华胥姑娘的峥嵘！因而老族母和众族人尽管放心，同时也不必再劝说女儿，女儿我去定了！”言毕，又欲奔赴雷泽而去。

老族母闻言睹景，真的是被华胥姑娘的任性激怒了，因为华胥姑娘在她看来实在是去而无用啊！因而她顿时被气得浑身颤抖起来道：“女儿，看来是我老娘把你娇惯坏了，方使得你如此不听老娘和众族人之劝，一意任性孤行起来！但你想过没有，雷神是天界的天神，而我们是凡间的凡体，凡体是怎么也斗不过天神的啊！再者，你是一个娇弱女子，勇武的男人尚且有去无回，剩余的男人都尚且不敢再去，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娇弱女儿前去，是无论如何也斗不过雷神的啊！因此，女儿你还是死了这份心思吧！”

华胥姑娘闻听也顿生气恼道：“老族母，女儿家怎么就不行？你老不也是女儿之身吗？为何就做了我们华胥氏族人的首领？！老族母，你不要再长恶神的志气，灭我族人和女儿的威风了！”老族母闻听华胥姑娘此言，顿然更加气恼十分。但她对华胥姑娘视为掌上明珠疼爱不尽，一时间真个是对之如同豆腐掉进灰窝里吹拍全都无奈。面对如此任性至极的华胥姑娘，她只好开口说道：“那好。老娘问你，老娘现在不灭女儿的威风，女儿能打得过雷神吗？！如若打不过，女儿有何能耐斗伏雷神？！”

华胥姑娘对自己如何斗伏雷神早有思想，闻听此问即刻回答

道：“女儿既然身无缚鸡之力打不过雷神，无奈就不使用打的方法，而使用灵牙利齿去说服雷神！”老族母闻听更加生气道：“想的倒好！你以为就象你在老娘面前一样，撒一阵娇耍一阵嘴老娘就全依了你，到邪恶的雷神面前也会如此轻易呀！俗话说，软语难动恶肠，善心难动恶魔。你那办法对雷神丝毫没有用处，你还是自己扫扫威风吧！”

老族母又想不到华胥姑娘闻听自己此言，竟然叮铃铃一阵畅笑起来道：“老族母尽管放心，女儿我并没有想得如此简单轻易。女儿想用两张嘴皮说服雷神，并不是要象女儿在老族母面前撒娇那样，而是要用智言慧语说伏于他。我想武的不行，软的必胜。虽然俗话说软语难动恶肠，善心难动恶魔，但也有道是柔能克刚呀，老族母一定会比女儿更清楚的呀！”

老族母过去一直把华胥姑娘当个稚幼的小女孩看待，此刻实在想象不到这小女孩会突然间生出了如此成熟的思想，嘴中会说出如此深有见地的话语，而且对其设想思谋再三也觉甚有道理，便无奈道：“我老了，说不过你这灵牙利齿的小姑娘，我算是服了你啦！”机灵的华胥姑娘闻听老族母此言，即刻抓住不放高兴道：“老族母既然服了，女儿我就去了！”说着，转身又要奔赴雷泽而去。

老族母一见，又急忙止之道：“慢！”华胥姑娘见老族母仍不放她前去，不等老族母往下再开口言说，便急忙抢上来说道：“老族母，你不要再把女儿看作是你卵翼下的鸡雏，女儿已经长大了呀！你就叫女儿做扶摇九天的苍鹰，到高天恶风中去磨炼自己吧！女儿此刻对老族母说清，老族母叫女儿前去营救白龟老神和女族人，女儿死而无憾！老族母不让女儿前去，女儿也此心不死呀！老

族母，你就放女儿这只小鸟出笼，去救白龟老神和女族人，去斗伏邪恶的恶神吧！这是女儿的心愿啊！”华胥姑娘说到末了，表情和话语都近乎乞求了。

老族母心中当然也不忍舍下白龟老神和女族人于不顾，但只是刚才她闻听归来族人之报，看到仅靠自己一氏族人取胜雷神不仅实在无望，相反只能带来更多的死亡和灾难，因而她只有遵从白龟老神之嘱，无奈引领众族人避去。此时她虽对华胥姑娘此举心不赞同，但一来她拗不过倔犟的华胥姑娘，二来也觉得华胥姑娘以柔克刚的做法说不定还能取胜雷神；加之她又深知华胥姑娘头脑聪慧过人，口齿灵利十分。如若她此去果能说服雷神，不仅能救出白龟老神和女族人做一件好事，而且使雷神不再作恶，恢复雷泽昔日容颜，更为凡间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呀！

想到这里老族母心中当然又进行了反复掂量：让华胥姑娘前去，降伏了邪恶的雷神是一件天大的好事；但若是降伏不得雷神，华胥姑娘就将回来不得了呀！掂量至此老族母当然不想让华胥姑娘前去。但她随着又想到，如若去了能成事而自己不让前去，不就失去了如此时机么？退一步她又反复掂量：华胥姑娘此去能够说服雷神一切皆好，说不成华胥姑娘回不来，自己不也仅仅是就失去了一个华胥姑娘么？万一华胥姑娘此去真的能够说伏雷神呢？于是在她心头的天平上一头是一切皆好，一头是失去一个心爱的华胥姑娘，她心理的天平终于倾斜了，倾斜到了她宁可失去心爱的华胥姑娘，也要让她前去一试的地步。为此她心中松动，口中言道：“看来你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不见恶虎不回头了！”

正在急待老族母回答的华胥姑娘闻听此言，即刻解颖了老族母话中之意，忙开口告辞道：“老族母应允，女儿去了！”老族母则又开口止之道：“慢。女儿此去凶多吉少，老娘实在放心不下呀！”